

日出

曹禺著



文学小丛书

日出

曹禺著

8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目 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224 字数 101,000 开本 787×1092 耗 $\frac{1}{50}$ 印张 5 $\frac{3}{25}$ 插页 2

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3000 册

定价 (2) 0.35 元

前 言

曹禺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剧作家之一。自一九三三年他的第一个剧本《雷雨》问世以后，接着又陆续写了《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好几个著名的多幕剧。

《日出》作于一九三五年。在这个剧本里，作者以犀利而深刻的笔触，塑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下大都市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陷在堕落的寄生生活中，虽感痛苦而无力自拔的“交际花”陈白露；有着善良的愿望（实则是幻想）、憧憬着春天和光明，然而在现实面前又是软弱无力的知识分子方达生；投机取巧、耽溺于酗酒女人的银行家潘月亭；趋炎附势、装腔作态的留学生张乔治；吮吸于人海的渣滓胡四、顾八奶奶；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翠喜、小东西，

銀行小職員、省三；以及未出場的人物——籠罩于全劇的惡勢力的化身金八，等等。通過這些人物的活動和遭遇，令人看到當時那些黑暗、罪惡的勢力是怎樣地大張着血口，在窺伺和吞噬着一些善良無辜的人們；這是買辦官僚政權統治下的大都市社會生活的縮影，也是對那種社會生活的控訴。

作者怀着深摯的感情和強烈的愛憎，咒罵了瀰漫于那個時代中的黑暗勢力，也為被壓迫、被迫害的人們呼出了不平和反抗；而在劇末，入人們耳中的砸夯工人們的高亢、洪壯的“日出東來，滿天的大紅……”的軸號，則表達了作者對未來的美好願望，也為人們帶來了曙光和希望。

二十多年來，《日出》曾不斷在國內外上演，而且受到廣大觀眾的愛好和歡迎；最近作者對全書作了許多重要修改，因而使之益臻完善。這次我們根據修訂本重排，列為“文學小叢書”之一，一方面為的是使今天的讀者認識一下“日出”之前的黑暗社會生活，這對於惕勵我們更

努力于今天的建設是有益的；一方面也為的是
使更多的讀者欣賞并觀摩作者卓越的艺术技
巧、謹严的句詞、細膩的人物刻划、精煉的語

編者

登場人物

陈白露——在××旅館住着一个女人，二十三岁。

方达生——陈白露从前的“朋友”，二十五岁。

张乔治——留学生，三十一岁。

王福升——××旅館的茶房。

潘月亭——大丰銀行經理，五十四岁。

顧八奶奶——一个有錢的孀婦，四十四岁。

李石清——大丰銀行的秘書，四十二岁。

李太太——其妻，三十四岁。

黄省三——大丰銀行的小录事。

黑三——一个地痞。小东西的养父。

胡四——一个游手好閑的“面首”，二十七岁。

小东西——一个刚到城里不久的女孩子，十五六岁。

翠喜——一个三十左右的老妓女。

小順子——宝和下处的伙計。

卖报的——一个哑巴。

時間和地点

- 第一幕 早春,某日晨五时。——在
間华丽的休息室內。
- 第二幕 当日晚五时。——景同第一幕。
- 第三幕 一星期后晚十一时半。——在三等妓院
內。
- 第四幕 紧接第三幕,翌日晨四时許。——景同第
一幕。

第一幕

××大旅館三樓陳白露的一間客廳。正中門
通甬道，右通寢室，左通客廳，靠后是一排落地
窗。窗外一座一座的大樓，遮住了光綫，屋里
显得很阴暗。除了早上射进的一点阳光使这间屋
有些光明之外，整天是見不着一綫自然的光亮
的。

室內陈設华丽，正中悬一架銀耀耀的鐘，正
指着五点半，是夜色将尽的时候。

幕开时，室內只有沙发旁的閱讀灯射出一圈光明。
窗前的黃幔幕垂下来。

緩慢的脚步声由甬道传进来。正中的門呀地开了，
陳白露走进来，檢开中間的灯，室內豁然明亮。她穿着极
講究的晚礼服，顏色淡雅，多摺的裙裾拖在地面如一片
云彩。她发际插一朵紅花，烏黑的鬢髻，垂在耳际。她
的眼睛明媚动人，一种嘲諷的笑总挂在嘴角上。她时常
露出一種倦怠的神色。她爱生活，她又厌恶“生活”。她認

定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是残酷的桎梏。她曾试着逃出去，但她象寓言中金丝笼里的鸟，失掉在自由的天空里盘旋的能力，她不得不回到自己的丑恶的生活圈子里，却又不甘心这样活下去。她拖着疲乏的步子走进来，右手掩着嘴，打了个呵欠。

陈白露 (走了两步，回首向门)进来吧！(掷下皮包，靠在柔软的沙发上，索性脱下银色的高跟鞋舒展一下) 噢！(背后的那个人并没有跟进来。她登上鞋，倏地站起，笑着向着房门)噢！你怎么还不进来呀？

果然，有个人进来了。他叫方达生，约莫有二十六岁的光景，脸色不好看，皱着眉，穿一身半旧的西服。不知是疲倦，还是厌恶，他向房内望着，一言不发地立在房门口。白露眼盯住他，看着他那一副惊疑的神色。

陈白露 走进来点！怕什么呀？

方达生 (冷冷地)不怕什么！(忽然不安地)你这屋子没有人吧？

陈白露 (看看四周，故意地)谁知道！(望着他)大概是没有人吧！

方达生 (厌恶地)真讨厌。到处都是人。

陈白露 (有心来难为他，自然也因为他的态度使她不愉快)有人又怎样？住在这个地方还怕人？

方达生 (望望白露,又周围地望望)这几年,你原来住在这么个地方!

陈白露 (挑逗地)怎么,这个地方不好么?

方达生 (慢声)嗯——(不得已地)好!好!

陈白露 (望着达生那一副尴尬的样子,笑着)你怎么不脱大衣?

方达生 (有点窘迫)是不是这屋子有点冷?

陈白露 冷么?我觉得热得很呢。

方达生 (避开她的目光)你看,你大概是沒有关好窗户吧?

陈白露 (摇头)不会。(走到窗前,拉开幔子)你看,关得好好的。(望着窗子,惊喜地)喂,你看!你快来看!

方达生 (连忙走到她面前)什么?

陈白露 (用手在窗上的玻璃划一下)你看,霜!霜!怎么,春天来了,还有霜呢!

方达生 (没奈何地)嗯,奇怪。

陈白露 (兴高采烈)我顶喜欢霜啦!你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喜欢霜。你看霜多美,多好看!(忽然指着窗,孩子似地)你看,你看,这个象我么?

方达生 什么？哪个？

陈白露 (指指点点) 我说的是这窗户上的霜，这一块，(达生偏看错了地方)不，这一块，你看，这不是一对眼睛！这高的是鼻子，凹的是嘴，这一片是头发。(拍着手)你看，这头发，这头发简直就是我！

方达生 我看不出来。

陈白露 (败兴地)你这个人！还是跟从前一样地警扭，简直是沒有办法。

方达生 是么？(微笑)今天我看了你一夜晚，就刚才这一点还象从前的你。

陈白露 怎么？

方达生 (露出愉快的颜色)还有从前那点孩子气。

陈白露 (方才那一陣兴奋又烟消云散，叹了一口气)达生，我从前有过这么一个时期，是一个快活的孩子么？

方达生 (明白她的意思，鼓励地)只要你肯跟我走，就可以还跟从前一样，快活，自由。

陈白露 (摇头，久經世故的神色)哼，哪兒有自由！

方达生 你——(看她一眼，不願說下去，来回踱了两步，

停下来环视。)

陈白露 (又恢复平日习惯的那种漠然的态度) 又看什么?

方达生 (笑了笑) 哦, 看你住的地方, 很讲究。

陈白露 (明白他的意思, 但也不屑解辩, 顺手拾起脚边一个靠枕, 丢在沙发上, 不在意地) 住得过去就是了。

(忍不住打了一个呵欠) 你累么?

方达生 还好。刚才你同那些人在跳舞, 我一直坐着。

陈白露 你为什么不一起玩玩?

方达生 (冷冷地) 我不会跳舞, 你那些朋友一个个象发疯似的。

陈白露 (笑得有些不自然) 发疯, 对了! 我就天天过的是这样的生活。(远远鸡叫声) 鸡都叫了。

方达生 奇怪, 怎么这个地方会有鸡叫?

陈白露 附近就是一个市场。(看表, 忽然抬起头) 你猜, 现在是几点钟了?

方达生 大概有五点了, 就要天亮了。我在那舞场里, 五分钟总看一次表。

陈白露 (奚落地) 那么着急?

方达生 (爽朗地) 你知道我現在在乡下住久了;
在那种熱鬧地方总有点不耐煩。

陈白露 (理着自己的头发) 現在呢?

方达生 (吐出一口气) 自然比較安心一点。我想这
里既然沒有人, 我可以跟你說几句话。

陈白露 可是(手掩着口, 又欠伸着) 現在就要天亮
了。(忽然) 咦, 为什么你不坐下?

方达生 (拘謹地) 你并没有坐。

陈白露 (笑起来, 露出一口齐整洁白的牙齿) 你真是書
呆子, 到我这里来的朋友沒有等我讓坐的。
(走到他面前, 輕輕地推他坐在一张沙发上) 坐下。(拿
起烟盒) 抽烟么?

方达生 (瞪她一眼) 方才告訴过你, 我不会抽烟。

陈白露 (善意地譏諷着他) 你真是个好入! (自己很
熟練地燃上香烟, 悠悠然吐出淡蓝色的氤氳。)

方达生 (望着白露, 忍不住地叹一声) 真的我想不到,
竹均, 你居然会变——

陈白露 (放下烟) 你叫我什么?

方达生 (吃了一惊) 你的名字, 你不願意听么?

陈白露 竹均, 竹均, 多少年沒有人这么叫我

了。

方达生 (难过地)竹均,我看你現在这个样子。你
不知道我的心,我的心里头是多么——

但是由右面寢室里蹒跚着走出来一个人。穿着礼服,硬領翘起来。一只袖管沒有穿进去,搖搖蕩蕩地摆动着。白露和达生一同回过头,那客人滿不在乎地立在門前,一手高高扶着門框,白金眼鏡挂在鼻尖上。他故意翻着白眼由鏡子上面望着他們。这就是张乔治。

陈白露 (吃一惊)Georgy^①!

张乔治 (摆手)嘘!(低声)什么?(指着达生,亲昵地对
着白露)白露,这个人是誰呀?

方达生 (不愉快)这是甚么人,竹均?

张乔治 竹均?你弄錯了,她叫白露。她是这
頂紅、頂紅的人,她是我的,嗯,是我所最
崇拜的紅人。

陈白露 (沒有办法)你喝醉了!

张乔治 (指自己)我?(摇头)我沒有喝醉!(搖搖摆
摆地指着白露)是你喝醉了!(又指着达生)是你!

① 英文名字,即 George (乔治)的暱称。

你看你，你看你那眼直瞪瞪的，喝得胡里胡塗的样子！我，我真有点看不下去。

方达生 竹均，这是怎么回事？

陈白露 (向乔治)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张乔治 (醉醺醺地)嗯，我累了，我要睡觉，(闪电似地来了一个理由)噢！你们不是也到这兒来的么？

陈白露 这是我的家，我自然要回来。

张乔治 (不大肯相信)你的家？

陈白露 你进了我的臥室，你是什么意思？

张乔治 什么？(更不相信)我进了你的臥室？不对，我没有，(摇头)没有。(拍着前額)我想想看啊。……(望着天仿佛在想。)

陈白露 (哭笑不得，望着达生)他还要想想！

张乔治 (摆着手)慢慢的，你们等等，不要着急。让我慢慢，慢慢地想想。(于是他恍惚地追忆着，念念有词)于是我就喝了，我就转，转了我又喝，我就转，转呀转，转呀转的，……后来——我就上了电梯，——(很高兴地敲着前額)我就进了这间屋子，……我就觉得噁心，我

就倒在床上——(拍脑袋,放开平常的声音说)对了,那就对了。可不是,我现在出来了!

陈白露 (厉声)你现在再给我出去!

张乔治 嘘!(高声)糟了,我又要吐。(堵住嘴)哦, Pardon! ① 对不起! ……请原谅! ……再见! …… Good night! ② Good night! (慌忙堵住嘴,三脚两步,跌出门去。)

方达生 (厌恶地)这是个什么人?

陈白露 (嘘出一口气)这是此地的上等货色,你看有意思不?

方达生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跟这种东西来往?

陈白露 (夹起烟)要知道么?这是我们这里最优秀的人物,一个美国留学生,他说他得过什么博士硕士一类的东西,洋名 George,在美国他叫乔治张,在中国他叫张乔治。回国来听说当过几任科长,现在口袋里很有几个钱。

方达生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① 英語,意思是:“对不起!”

② 英語,意思是:“晚安!”